

Y o u t h S e c r e t

青春在笔下旋涌， 人影不随流水去， 写作燃亮岁月奢华

青春内幕

王欢 / 作品

Wang Huan works



作家出版社

青春内幕

王欢 / 作品

WangHuan works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内幕/王欢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5987 - 0

I. ①青…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3362 号

青春内幕

作 者: 王 欢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50 千

印张: 15.5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987 - 0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高洪波

2000年除夕那天，我把一本崭新的小说集《蓝色迷情》赠送给王欢，因为正月初一就是他十八岁生日。这本集子是一套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我不仅是这套丛书的主编，还为这套书写了总序，我当然有理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王欢，他从小就是我十分熟悉的孩子。内向，有灵性，善于思考，这是成年的他又留给我的印象。

这本小说集的出版，大概给王欢带来了好运气，那年他如愿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本科。戏文系不仅为影视界造就出很多实力派编剧，也是作家的摇篮。如果我没记错，当年的乔雪竹、陆星儿、肖复兴、朱晓平等不少人都是从这里步入文坛的。进入大学的王欢像一块投入炉中的生铁，在冶炼中获得了全新的再造。四年专业编剧的训练，让他初步构筑了自身的文学理念。他参加了电视连续剧和电影文学的创作，还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诗歌。毕业那年，他创作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爱曾如海，浪也白头》，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这部小说，因为男主人公是以我的一位摄影家朋友为生活原型。女主人公麦晴是一位从小地方来到现代化大都市谋求生存的优秀女孩儿。带着开拓人生的美好梦想，她走进了奢华的大都市，也进入了男人们欲望的视野。为了报复两个男人的玩弄，她潜心设局谋杀，在自己钟爱的摄影事业迫近成功之时，令人悲哀地放弃了生命。这部小说的问世，把王欢从同一代人的思维模式中分化出来，他没有利用文学的主张宣泄自我精神的表述，而是以冷峻客观的态度直面人欲横流的现实社会。

十年前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人生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不可互相替代的岂止是历史的位置，更多的还是不同色泽的光芒和青春。王欢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内幕》，则以他独特的思考方式和艺术直觉，准确地选择了一个诠释平台，去透视、解析同一代人的生命内幕。小说通过主人公林幻在艺术院校成长的特殊经历，以技艺娴熟的笔法向人们娓娓道来一部青春的传说，然后又以形象、细腻、生动的文字，解析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的种种悬疑。恋爱与奋斗，几乎是所有青春小说的主题。《青春内幕》不同的是让主人公林幻从师中国武术的传奇经历，始终贯穿着小说的全过程。与出神入化的金庸大师相比，这部小说对有关武术场景的描写更真实了许多。面对复杂的社会与充满挑战的人生，青春的选择，爱与欲的分野，艺术的缤纷梦想，都必然在书里书外的年轻人心里，萌动出不同的信念，生长出理想的活色。

如果划分，王欢理当列入80后作家的群体。80后是城市独生子女高峰年代的产物，他们有着与父辈截然不同的生长环境和历史背景。他们的视野、他们的审美、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的人生观在《青春内幕》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形象深刻的独白，坦诚率真的自我表述。但这部作品也通过对浅草、高蕊、唐婉、雨木的精心刻画，客观地揭示出这一代人的性格和人格，在不同环境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偏执和缺失。因为这四个女孩儿从四个不同的起点都与男主人公有着超越性别的精神对话，然后把一切归复到爱情的永恒主题。其实这部小说颇值得关注的另一点是，王欢通过林幻如何历经坎坷历练追随大成拳的故事线索，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了大胆全新的探索。

王欢是一个创作态度严肃的青年作家，但要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家，还要付出百倍的艰辛和努力。我和喜爱他的读者一样，真诚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高洪波，著名诗人，儿童文学家，散文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等职）

第一部



林幻的生活重新始于棉花胡同艺术学院，步入当代武林，他已拥有不一样的江湖岁月。

第一天，林幻背负硕大行李穿过冷清楼道，沉重和亢奋游离于双脚间。从进校门，林幻就搜寻哪里可以站桩练拳，侠骨柔肠的激荡青春若隐若现。

在费力地抬头察看门上数字后，林幻横身挤进 514 寝室。宿舍窗口三个男人吵吵嚷嚷地挤在一起仿佛相识很久。他们丝毫不理会堆在地上的行李，也无暇顾及屋里又多了人。

林幻选靠窗口的床把行李扔上。挤在正中的人转过身：“你好，同学，还不过来看这许多美貌女子你待做甚！”林幻先注意到他眼镜片反光，后面是色迷迷的偏执眼神，心说这猥琐男长得非常数学家。

“朕叫陈郁。郁，乃郁金香之郁，亦同郁郁寡欢。”陈郁贱贱地伸出两根手指表示胜利。

新生入学正值夏末，从寝室窗口放眼校园，到处闪烁着华丽艳影，女生

们裸露的身体互相争艳，每一刻都有迷人身影穿梭，裙子短得甚至让大腿都害羞。林幻想，随便哪个都是高中十年也难遇的风景，之前三年的生活简直是在噩梦工厂度过，但碍于“面子”脸上只得不屑。

514 寝室除林幻共五人，分别是陈郁、齐勇、苏然、莫安和张郎。他们的友谊始于入学军训。军营的第一次午饭：十五个人三盘菜。

那一刻陈郁主动紧挨林幻，他进门就知道饭必须要抢，眼见周围外系同学身材魁梧，所以他紧紧靠着林幻，心中小算盘开始噼里啪啦响起。陈郁的愉悦难以掩饰地呈现，在眼镜片上反射出狡黠之光，可林幻第一时间在余光里就发觉他要从身边发起进攻。

在教官指挥唱过开饭歌，一声哨响宣布就餐开始，陈郁第一时间侧过肩膀顺势将林幻身子挤偏，试图从容朝一盘扁豆冲杀。但他没有发觉林幻偏过身站成“丁八步”，并缓缓地将勺子换在另一只手递出。“哎，别挤哎。”自言自语的林幻在和陈郁手臂贴靠后手腕微微发力。

“娘的！朕的家伙飞了。”陈郁莫名其妙地看着勺飞出去。

林幻将早闪出的空间让他俯身去捡，陈郁蹲下，林幻正过身将缝隙关闭。

与此同时，饭桌上刮起了手造的龙卷风。每个高举“武器”的人都很斯文，但每勺或筷子都“赶尽杀绝”。瞬间的你来我去，犹如刷洗餐具！

等陈郁起身，他不得不扶起眼镜来重新审视桌上的变故，两个盘已净是菜汤，第三个仿佛还有剩菜，也仅是悬于边沿上的半根豆芽。

林幻在抢饭时初露锋芒，但未能唤醒同寝室人的注意，对于陈郁也只剩下饥饿的问号。

这段时间大家相互了解相互融洽，最初林幻给大家的印象是：高中男孩儿，一张充满阳光的稚嫩笑脸，其次这个北京的小伙儿人老实且很能罚站。

陈郁体虚，有次被教官体罚站到昏倒，林幻站出来说话结果也被罚，可他却美滋滋。青年教官以为，娇生惯养的大学生除去嘴横，二十分钟军姿就能将一切摧垮，但林幻却在他的注视下站了两个多小时。

围观人越来越多，教官气得脸色铁青，于是他在苛求林幻腿没有站直后，伸腿想把他踢倒。也正是这时，林幻发现周围有好几个女孩儿正关注着事态变化，他情不自禁地兴奋了。所以当教官的腿钩到自己脚腕时，他静态发力。青年教官身体倾斜至险些摔倒，一声惊呼后错以为踢到树上。他再要抬腿，林幻扬起几番冷笑，瞬间侵袭到青年教官心里，他抬起腿不得不失控



地放下。林幻眯起眼睛，好像很享受，笑容中的寒意逐渐舒缓。刹那间的交流，即使围观的同学也很少看出。教官却再不敢冒犯。

这时，一个大眼睛男孩儿愤愤走来，吊起眼角盯着教官：“我说您有点儿过了！我们都是学生，不是新兵！”“少他妈废话。给我跑五千米去！”教官严厉中带着轻蔑，侧过身要对他动手。男孩儿没有丝毫畏惧：“牛什么啊？我家勤务兵都一毛二，你一毛一就牛×，有资格管我吗？把你们教导员找来！”这话让在场所有人震惊。

林幻起初不明话中含意，但知道找来的人肯定使教官畏惧。教官傻愣嘴都合不上，本要踢出的脚怯怯缩回，一声不吭地走了。几天中，这个喝住教官的大眼睛男孩儿训练时，所有动作都和队伍相反，他像是创作后现代舞台剧行进在队列。

连日来军姿训练，表演班男生排排晕倒，其他系学生没天赋演得逼真。但林幻也创造着奇迹，他能正步姿势单腿立在太阳下一小时，其间还有蜻蜓落在脚上小睡，教官想结束体罚，林幻拒绝；晚上他申请值夜班，教官更惶恐……直到汇报表演前，林幻即使出现极严重错误都没再遭受体罚，迷惘的教官终于找林幻谈话。林幻告诉他平日练拳站桩也要三四个小时，而且内容比军姿要求高多了。教官不明白，问他练的什么拳。林幻见他已没有了蛮横，加上就要离开军营，就简单解释了他所练的是意拳。林幻表示所学时间不长，但师父是当代中国传统武术少有的高人意拳名家。

“意拳……不懂，只知道形意拳。你师父有多厉害？”教官说。“多厉害？他曾遍访国内民间高手，什么武当少林的内家拳，黑人、白人、有色人种的拳师，大大小小数百战！很客观地说，就是泰森摘了拳套也未必能赢！”林幻回答得很平静。教官惊骇，他有点怀疑。林幻表示他跟随师父两年，功力对付一般军警已有余，以前曾有过一人敌挡四五个持凶器的恶徒。教官好奇，想问为什么，林幻噤住，满脸的难为情。

当年林幻因见义勇为和校外不良少年冲突，遭围攻至住院。林幻发誓报仇，炽热血流每天激荡在身体。最初，林幻寄希望于体育课，别人操场跑五圈他十圈，林幻想象着“阿甘”，用永不停歇的双脚奔出战斗力。过量体育运动让林幻视线中高楼忽高忽低，头顶太阳一个变仁。午休时，恋爱于树下的男女看到林幻长臂猿般吊在单杠上，有时一只手都很久。为锻炼肌肉和协

调能力，林幻还去健身俱乐部，但几次就放弃了。林幻在更衣间害羞地脱去外衣，所有目光投向他。安静的房间目光相互碰撞出声音，林幻被满身球状肌肉男用蔑视眼神打击。在他们面前，林幻简直单薄得就像只风干标本。他明白，体育锻炼不足以成为武林高手。

后来，林幻寻觅学习真正的武术，简单的初衷，却让他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那段时间，他从各种书籍媒体寻找中国武学真谛，发现到处都是花拳绣腿，各种训练班不过套路、快餐、假把势。想在当代寻觅到拳道正轨，不仅需智慧更少不得缘分。林幻如痴如醉地走访，努力分辨、摒弃玄幻武术和江湖把势，直到遇到形意拳老师邢涛。

初见邢涛是次偶然，林幻被气度吸引，邢涛卷发和圆眼好像公狮，他下身穿功夫裤，脚上是传统黑布鞋。邢涛比路边站牌低不了多少，身材更是魁梧，他浑身散发着难以形容的力量，让周围人不自觉地避让。

林幻有幸目睹他与人比武，当时一辆越野吉普中下来四个身着便装高大男人。尽管说笑，但每张斯文面孔背后都隐藏杀气，其中带头人离老远就冲邢涛抱拳，行礼间爽朗声音让林幻悚然，他从未见过一个人的笑那么疼人。从表面上看，他们仿佛故友重逢，经过交谈，邢涛也开怀大笑起来并且不时地摆手。

林幻听不清他们说什么，要往前凑两步，四人中走出一个河马脸中年人目光如炬，收紧下巴，吸吸鼻子，沉稳地走向壮汉，看似要上前握手，突然饿虎扑食，高大身躯如炮弹般射向邢涛。邢涛抬手间已经将对方身体截住，悬于空中，接下来动作林幻没有看清，总之一活生生人如相片般地贴在墙上。林幻如入梦中，接下来三人都以类似方式被制伏，第四个秃鹫鼻男人被邢涛甩进垃圾桶。最后，重整旗鼓四人一起上来，林幻怕他吃亏摸手机想报警。但出乎意料，几人变得恭敬，邢涛也就谦虚起来。面对如此情景，林幻如梦初醒。

邢涛在林幻苦苦地追随下，成了他代师父，林幻不明白为什么只是“代”。数月间，邢涛带给了林幻全新武术理念，传授了他初步意拳功法。

林幻所学名为大成拳也叫意拳，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近现代武学宗师王芃斋先生创立的纯实战拳法。邢涛说，王芃斋在那时代笑傲江湖无人能敌，以致很多门派后人用尽各种方式加以诋毁。提起中国当代的武林、江湖，邢涛却不断地叹息，他对衰败的现状和更为严酷的认知误解感到沮丧。

“无人能敌”四字带给林幻无限遐想和希望，此前，他从没听过意拳，



更不知王芄斋的名字。邢涛告诉他，近代武学只有两位宗师级别人物，一是董海川，二就是王芄斋。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尤其是河北深县，近代以来名家辈出，如李洛能、郭云深、刘奇兰、程廷华、李存义等，都是闻名天下的一代大师。王芄斋是形意拳巨匠郭云深弟子，半步崩拳打遍天下的郭云深他是否知道？

林幻摇头，因为这名字实在陌生。邢涛沮丧，现在小孩子只知李小龙、泰森、叶问、甄子丹！总之郭云深先师武功出神入化，记得就好。先师王芄斋十四岁，瘦骨嶙峋弱不禁风，也就跟林幻现在差不多。他为早日康健，便投入到刻苦练功中。即便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也不例外。郭云深每日披衣起床，先看小徒站桩处脚印湿润度，如充足他才微点头，不然就怒视必须地咬牙再站！邢涛说现在习武少年恐怕没人能做到了。

林幻听着陌生人的陌生故事。说来奇怪，起初邢涛本不打算多和林幻谈拳，当一提到武林前辈时他变得兴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经过那大半年刻苦站桩，哮喘病竟大大减轻，精神面貌也焕然。体健后芄老又有新的人生追求。郭老前辈观察出芄老年龄虽小却悟性高，便盘腿坐炕搭手传艺。四年中少年王芄斋不仅技艺大进，更耳闻目睹师父与人切磋武功的惊心动魄场面。有次王芄斋正和师兄们在郭家大院内练拳，院门口站了个高大肥胖的和尚。那和尚满脸横肉，称特意从山东赶来会会郭云深，还叫嚣如果是英雄，就出来伸伸手，别躲在屋里当孬种。正盘腿坐在炕上的郭云深，一声大吼就从屋内跃到院中，那和尚想趁他立足未稳抢先出拳，哪料，郭老前辈崩拳已闪电般击出，那和尚惊叫一声，腾空弹起摔在篱墙之外。”

“叔叔，那王芄斋也这么厉害吗？您和他们一样……”

“要叫芄老！”邢涛很严厉地纠正林幻，林幻吓得不敢出声。邢涛表情兴奋，似乎平生第一次有人这么拿他打比方。“芄老跟你差不多大，功夫就非常棒了！十八岁那年，郭老前辈总想找个机会试试他身上武功，说来也巧，那时保定府一位总镖头许占鳌因为丢了镖而面临信誉危机，所以专程派人带着厚礼恳请郭老前辈出山代其挽回声誉。郭老前辈便派少年王芄斋去保定代替他送信办事。到了镖局，那个总镖头看看面前瘦弱的孩子，又读了信便不住地摇头，而芄老顿时明白对方看不起自己，所以一夜没有睡。第二天清早，他东游西转想看看镖局的人怎么练功，他特地走到院中方石墩旁，顺手拔起白蜡杆子，想练习一下试力。不料，这一拔竟拔出了祸事。原来过去

镖局定有规矩，镖局内十八般兵器，皆可随意使用，独有这白蜡杆子为‘顶门’武器不能随便动的，如要动它就意味着寻衅比武。芎老初涉江湖不知其中秘密，正兴致勃勃地抖杆试力时，总镖头一声怒喝，说着举手便拍他手腕，而芎老虽然年纪尚轻，身体已有感应，两臂持杆微微一抖，把个虎背熊腰的总镖头抖飞出丈许，跌倒在地。这一跌才使总镖头醒悟过来，跳起身来高喊好身手，并称赞郭老前辈……”

林幻听得如醉如痴，仿佛穿越时空，置身镖局，真真切切地把少年王芎斋置换成自己。在邢涛高大的身躯面前，瘦小林幻还是个小毛孩子，他眨眨眼从幻觉中恢复后，顾不得什么郭云深、王芎斋，什么武学宗师，只相信眼前这个高大男人和他的“无人能敌”。而在邢涛眼中，林幻不外是那个弱不禁风的标本。邢涛轻易间便能将林幻扔到树上或者更远的地方去。

林幻饱含激情向邢涛诉说学拳原因，他说自己从小就痴迷中国武术，每次看到有人打拳心中便有冲动，特别在遭遇围攻后更加迫切。“我不愿看到像我样的人捂着脑袋流血没方向地乱跑，太惨！前辈，我是真心想学拳！我能，能遵守武德！”

邢涛紧盯林幻勇敢真诚的双眼，就这样，他暂决定试教林幻意拳基础。

邢涛传授意拳基本站桩，他让林幻双脚分开站好，告知意拳不像现在流行竞技武术和套路，核心是站桩。林幻误以为桩是硬功，马步蹲裆直到大汗淋漓肌肉抽搐方能停下，便做好玩命准备。哪知邢涛只让他把手放于两胯，寻求放松和安静。林幻照做，心中不禁生出很多疑问，这样能把人贴墙上吗？他偷眼观看邢涛。

林幻只得闭上眼，让兴奋躁动的心沉静。“先这么站！两星期后再见。”临走时，林幻恋恋不舍，希望他能多讲些关于意拳旧事，更希望邢涛能再多教功法。林幻觉得就这么站太普通。邢涛看出他的疑惑厉声说：“连站都不会站，别想别的，回家好好练！”说完转身离去，林幻嘴上说再见但是身不由己地跟在邢涛身后。“还有事情吗？”邢涛转身瞪眼。林幻向邢涛深深鞠一躬，“谢谢师父”。邢涛微微叹口气说：“别这么叫我！”

此后两个月，邢涛不断给林幻的桩变换间架，偶尔让他打直拳，但强调不许用力。又过了段时间，邢涛告诉林幻可以去报仇了，他会在旁边暗中保护。林幻怀疑，邢涛根本没教怎么打，如何面对身体经验都强于自己的小痞子。



结果林幻伴着不自信，冲入他们中间，迷迷糊糊地和他们打在一起。邢涛在边上观战，见林幻未吃亏但又无法取胜，他便冲了过去……

林幻的胜利却给邢涛带来灾祸，在他复仇后不久邢涛消失了。林幻苦苦找寻，才发现邢涛躺在家里养伤，他说是在比武中惨败。邢涛表示当时都站不起来，对手送回家。后来，在林幻追问下，邢涛不情愿地告诉林幻，比武遭重创和他打倒的小痞子有关。那群人搬来强援，这人竟是武术界颇有名气的拳师。邢涛明知不是对手但已然不能回避，他没有详细描述被打败经过，只告诉林幻那人名叫屠安。

那天下午，讲述这一切时，邢涛往日的神采荡然无存。阳光慢慢从屋中挪出，邢涛深陷在阴影当中，他告诉林幻以后不用跟他练拳了。

林幻心凉，复杂情绪冲撞得他快要哭出。没想到邢涛却笑了，表示他该换个更好的师父，自己所学太有限。邢涛反复思量林幻和意拳缘分，最终决定把林幻介绍给那个当世的武术奇才，并决心说服他收林幻为正式弟子。

邢涛欣慰地笑着：“并不是我不愿意教你，再跟我练下去没有结果，我把你推荐到一位更好的老师那……以后你要有缘能成为他徒弟就了不起了，别说揍我，就是打败那个屠安也不是什么难事！有时候很奇怪的，中国武术练好了，几年功力胜过几十年的不算奇怪！可以说在当今练拳的没有谁能玩得过我我要带你见的人！我这点东西都是他说笑间教的！知道我为什么总不承认你是弟子吗？真正的师父即将来到！”

邢涛最初不练意拳，在工艺美院上学时迷恋太极，一直打架比拳都没吃过亏，周围人甚至拿他当做精神支柱，只要邢涛在，哪怕不动手都震慑。后来听说学校里面还有老师练拳。心里不服的邢涛就去找张天印，初次见面他发现对方岁数相仿，个子还矮，又是个艺术专业教师。邢涛根本没把他放眼里，还以长者风范主动提出“摸摸劲儿”，意思是比比看。当时张天印赶着上课，所以只淡淡地瞥他一眼。

邢涛觉得受藐视，一直等到晚上还坚持要切磋。邢涛善良，想法是夜深比画好给他留面子，毕竟人家是老师，要是被打趴下不好在学校里混。当天晚上，在中央工艺美院操场，邢涛撇嘴等着和张天印推手。淡紫色场灯发出和星夜相仿的光芒，校园正从嘈杂中进入黑夜，走动的人也渐渐变得稀少了。深秋冷风吹得邢涛异常地兴奋，他拉开架势以太极云手热身，时而身带

手，时而手带身，时而身手如一，全然沉迷于拳法之中。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张天印悄然站在身后了。邢涛见他笑咪咪地看着自己，便客气了几句才提出伸手交流。直到这一刻邢涛仍没有把张天印看在眼里，心里还在盘算如何给对手留面子。可搭手间刚接碰到张天印，邢涛一下子慌了，感觉手触世界脱离了意料，恐惧急速笼住内心，从毛孔到身躯骤僵，恍惚间他魁梧身躯横飞出去。邢涛做梦一样看着张天印，然而腾空的确是自己，操场边的垃圾桶被撞倒几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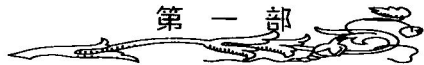
当邢涛再次起来，漫天星星在不规则地跳跃，他猛然发现眼前的张天印形象高大，自己虽然魁伟但像个孩子。等情绪稳定，又试几次，但在青年美术教师手中邢涛失去自由，推手简直演变成煎熬。邢涛陷入了速度和吸力的漩涡，感觉像是在和魔鬼跳舞，不仅无能为力且无处可逃。邢涛疲于招架，张天印身影龙一般上下游动无处不在，接连几次都被莫名其妙地发送出去，只是最后一次因抓住张天印风衣上腰带才避免重入垃圾桶。

从这天起，邢涛成为意拳追随者，他与张天印形成半师半友关系。天性自傲阻碍邢涛朝意拳更高层次进步，张天印没有强求。尽管如此，被意拳重新武装的邢涛功力大增，直到被屠安重创没吃过亏。失败让邢涛明白，多年来虽痴迷意拳，却没得到真谛。养伤日子里，林幻倾心的照顾打动他，邢涛几次想引荐林幻给张天印。

初夏季节，林幻第一次见张天印之前，曾经赤裸地站在镜子前分析身体，确认自己是不是已有了一定的武功基础。自从跟随邢涛站桩以来，身体肌肉逐渐开始改变，原本硬邦邦的肌肉变得圆润起来，他担心自己身体条件差而张天印不愿意教拳。于是在见面前，林幻猛吃猛睡希望变得强悍。

又过了几天，从伤痛中彻底恢复的邢涛带林幻来到中央工艺美院。来到操场后，邢涛叮嘱林幻不要把他被打伤的事情说出来：“不是我怕跌面子，而是不想给他添麻烦。我毕竟练过意拳，张天印要是知道是同门失手绝对不会放过屠安……”随后邢涛笑咪咪地指着一群打篮球男孩儿身后的空地：“以前曾放着一排绿色的垃圾桶！现在没了。”然后他详细讲述了和张天印推手过程中几次身体飞行的轨迹以及被撞飞的垃圾桶的倒向。林幻听得有些发傻，心想什么样的人能把邢涛像孩子般戏弄，简直无法想象，与此同时满心的期待让林幻变得紧张。

等待中邢涛又告诉他，张天印是意拳第三代传人，他师父就是一代宗师王芃斋的女儿王玉芳。十年间利用教学间隙的寒暑假假期，张天印以学者身份



在全国各地拜访民间高手，“说是拜访，实际上就是比武”！邢涛说到这里神采飞扬。有次他去陕西一个武校，因为那段时间电视上时常宣传它，校长是个连续十年在全国武术比赛中的冠军得主。张天印正值不惑之年意气风发，想证明平生所学，结果接待他的是校长的师父。关起门后张天印便收起了记者证提出切磋切磋，对方显得迟疑，老人请他表演所学意拳，而张天印告诉老人意拳不是表演用的，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可表演的套路。后来在老人再三邀请下才演示意拳健舞中的“挥浪”、“游龙”、“惊蛇”、“白鹤”，老人见他体整如铸身如灌铅，隐约感觉徒弟虽是全国冠军但和张天印所学不是一个方向，但为了以礼相还老人也要打一趟拳给张天印看。这时候幽默场面出现了，老人先是把他扶到沙发上，走了两步回头看看觉得不稳妥，又费劲地从屋子另一边抬过一个大茶几来还尽可能地推了推。走到屋子中间，老人还是不放心，又回过身沏了一壶茶放在茶几上。这才犹犹豫豫地打了趟拳，结果还没打完，因为他实在害怕张天印起身过招，实际上，当他一伸手张天印就觉得不值得动手了，什么十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的老师啊，要不是亲眼见到……

当张天印出现时，吃惊的却是林幻，他没有想到这个民间武林高手竟然如此平常。张天印看上去要比邢涛说的年纪小很多，高高瘦瘦穿一件白色T恤衫，更奇怪的是还戴着一副大眼镜，走在学生中间他更像一个大学生。透过平滑的镜片，林幻发现张天印笑咪咪地看着他，而自己却瞪着眼睛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看邢涛，心里出现了一串大小不一的问号。可是当邢涛和张天印并肩走在一起时，林幻感觉到有异常的地方，邢涛虽然比张天印魁伟许多，但是相比之下好像很脆弱。

在学校花园当中，林幻吐露了对意拳的痴迷。张天印笑咪咪地让他站个桩看看，林幻照做，张天印揸开五指在林幻前胸碰了碰，摇摇头：“还得好好站，不能跟纸一样一捅就破。”林幻听后感叹，心说自己好歹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一捅就破。于是他疑惑地抬头看，发现张天印目光瞬间似乎有开合的感觉。林幻完全被这种眼神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就在这时，一个路人停住脚步，沉稳地凑过来。林幻发现这个人好像处在醉态当中，脸色红扑扑的大约有五十多岁，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中年人。这时张天印让林幻重新按要求站桩，陌生人已经坐在一边，笑咪咪地看着眼前的几个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从木椅上起身，看样子是觉得无味想要离开。可是起身后他却更近地凑了过来，并用一种极具穿透力的细声问：

“你们是在谈拳吗……请问哪位是张天印先生？”随即把目光转向了邢涛。邢涛在陌生人目光的逼问下变得有些慌，不自然地看着张天印：“这位是张老师。”张天印走了过来，“您……是？”仍旧保持着对林幻的笑脸，并顺手把眼镜摘了下来放进裤兜中。陌生人惊讶地转过头，醉态的脸上闪现出了怀疑神色：“你是张天印？意拳王玉芳老师的弟子？”张天印点点头。陌生人听后，脸上突然散开了笑容：“年轻人……我早就听说意拳杀伤性很大，一直想找个够格和我切磋的人……”随即摇摇头想转身离去，“我还是找你师父吧！我虽然老不中用了，所学的功夫也不行，但还是专打意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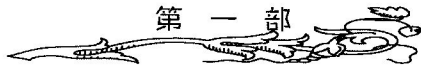
张天印听没有生气，甚至面露欣喜：“我所代表意拳末节，不值一提。”陌生人露出一排烟渍的黄牙：“我是冲着王玉芳来的，你能带我去见她吗？”张天印很恭敬地回答：“师父岁数大了，不能出门比武，交流都由徒弟，如果您愿意……”中年人显出一副懈怠的神情，他看了看张天印：“你们学校医疗是全险吗？”

这句话让站在旁边的邢涛和林幻很是恼怒，邢涛一下子冲过来，伸手想将这个陌生人发出，没想到对方身体一晃，邢涛“呼”的一下坐在地上。林幻瞪着眼都没看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为惊奇的是，中年人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邢涛迅速地站起来，想第二次冲上去，但被张天印拦下。他让邢涛和林幻站在一旁观看，直到动手前张天印仍然保持笑容。

眼见自己对手文弱，中年人用肆意劈掌打来，张天印没躲也没还击，他用更快的身法迎了上去。在对手发力前瞬间，张天印身形好像暴怒眼镜王蛇，只一晃动，中年人便飞起来摔回到刚才的座椅上。

几个打饭回来的学生路过花园不相信眼前一幕，过程像变魔术，活生生的人明明往前冲，眨眼间竟飞回到长椅上。林幻如入梦中，他费好大力气才让眼前仍在飞出的人影消除。中年人瘫在长椅上，眼发愣，明明自己主动进攻怎么又坐下了？“这次不算你输，起来吧……我们再试一次，我还叫你回到那儿。”

听张天印这么说，中年人把刚才失手看做意外，眼中又重现希望，但斗志已然变了味道，轻蔑和取胜的心思被一摔融化，他想宁可再摔倒也决不能回到椅子上。于是在林幻和邢涛的关注下，张天印举手左晃右晃，紧步逼住中年人，由于对手跟不上他的步伐，防守的缝隙逐渐暴露。张天印又一个发力，中年人还是无奈地回到了长椅上，滑行轨迹相同，声音相同，甚至坐在那儿愣愣的眼神也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由于张天印这次发力过猛，学校年



久的长椅被腾起的身體砸斷。直到這一刻，張天印仍然笑呵呵稱自己仅代表意拳末學。

與其說是被震驚，不如說是讓張天印打人的創造性感動，以前邢濤在林幻的心中無比強悍，但是剛剛見到瞬間他便敗在這個中年人手中，而張天印却又如玩具般戲弄了這個強敵。而且他指到哪裡就能打到哪裡，這種先定位後打人的絕技林幻想都沒有想過，最重要的是對方被打飛出去了還沒有受傷。

林幻曾聽邢濤講過意拳高境，要讓被打倒的人產生舒服的感覺，甚至認為從來也沒有挨過打。剛才張天印爐火純青的表現，讓這個中年人在極度的茫然中哭了，他癱在那裡半天都沒起來。就在張天印躬身將中年人從椅上摟扶起的瞬間，林幻發誓一生追隨他學習意拳。

2

風已悄悄帶走北京秋天的悶熱，林幻隨著整個年級回到學校，爽朗的天空讓雲彩飄浮得更高更遠。重新站在鏡子前，他看到自己仿佛被上過黑色素的脸，開心地等待新生活的開始。

林幻進入大學時，已經受到張天印傾心輔導，加上他先天爆發力和偽裝的優勢，已具有相當的戰鬥力。十五天軍訓在中秋前結束，此間林幻絲毫沒耽誤練拳，只要他想，總能找到時間和空間去練功。

生活在全國最為知名的藝術院校當中，林幻飽受美艷的視覺洗禮，更因未來生活的不確定不安。高中即恐龍時代的噩夢漸被洗刷，一時間心情說不出的暢快。雖然忙碌，但這座滿是美女的“花園”總釋放犀利誘惑，林幻的神經活躍性恢復到人性最本源的敏感度。他時刻提醒自己，要忠於淺草，忠於那段只因模糊而無瑕的青春愛情。

淺草是林幻高中時的戀人，他不曾對室友提起，但卻濃縮著成長歲月最美好的記憶。

林幻和淺草十多年前曾同在一个幼兒園。林幻當時頭大身子小，經常在

教室中出溜出溜地走动的模样特别卡通，浅草有漂亮的酒窝和水汪汪的大眼睛。他们同是班上老师最喜欢的。说来奇怪，两个小孩儿见面就争急了就吵，动手，老师稍一不留神，两人就会厮打起来。林幻由于头大，经常重心不稳，被浅草按倒在地。有次林幻说太阳大，浅草认为地球更大，争论随后变成了喊叫。正值午后，说不过林幻的浅草笑咪咪地让林幻闭上眼睛。就在他幻想太阳和地球……浅草用一个又大又青的苹果砸向了林幻的头，在众多小朋友的欢呼声中，林幻伴随着满眼的金星“哇”地哭了起来。随后，浅草得意地爬上自己的小床甜美地睡去……打不完的大大小的仗之后，林幻搬了家，浅草知道这个消息后“哇”地哭了，在他们的心里都留住对方的样子。

懵懂的爱情从神奇邂逅开始，长大后他们因为一次意外相遇了。林幻又见浅草伸出双臂……哪知道刚一靠近，伴随着顽皮的坏笑浅草飞起一腿。林幻一闪，瞬间抓住她小腿，可是浅草瞪起大眼睛，开始放电。最终就在他痴迷间，一个耳光抡了过来，“跆拳道加泰森！”林幻只能后退，最终倒在地上，而浅草仍旧像多年前那样不依不饶。

那天，当两人从地上站起时，林幻抱怨打轻了，打轻了，浅草依旧坏笑，随后又带着一团团让林幻身心失控的香气冲过来。他一下子闭上了眼睛，心说是死是活我他妈今儿认了。哪知道浅草像条充满活力的围巾缠在他身上。林幻不相信眼前，时刻准备着被眼前已长大的小女孩儿“放倒”，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遭遇的是甜蜜拥抱。“谁让你搬家不跟我说，写信也好啊！”林幻眨眨眼睛说：“我上小学才会写字。”

浅草站在一边偷看着林幻，他依然戒备状态。林幻也让目光悄悄地和浅草眼神重合，猛然意识彼此已真的长大。浅草变漂亮了，是他高中生活中最为美丽的女孩儿，不由得紧张。为了让自己发呆的嘴尽快闭上，也为隐藏不经意的拥抱，两个人同时变得羞涩起来。再后来，他们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朝黄昏走去，最终消失在夜色中。那天晚上，林幻和浅草在梦境的某个瞬间都听到了树叶的歌声……

美好的感情后来突然淡化，林幻根本无从判断浅草的情感波动，他所能承受的除了痛苦就是迷茫。林幻隐隐听到，浅草和美国回来学建筑的表哥好了，但一切始终无法得到证实。

林幻绝望，企图用自毁童贞来报复这段感情。这时期，“会长”出现了。

林幻身处中学处于被摘牌重组边缘，校园学习生活属非主流，放倒的素